

微型小说

读书人

◆ 孙彦涛

跨进那扇门,张三就发现一院子的人,红男绿女热闹闹的。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飞来飞去,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。这时,二姪走了过来,看见张三就笑骂道:“这孩儿也来了,想你忙,离家远,就没有通知你,还愣着干啥,快进屋去吧,你二舅也在屋里。”

堂屋里,二舅精神矍铄满面春风地坐在他那张老太师椅上,与一位老头儿谈得火热。张三悄悄地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,二舅马上发现了张三:“小三儿呀你也来了,我昨晚还梦见你发大财了,我心里清楚,谁会忘记,你也不会忘记来给二舅过七十大寿。”张三异常兴奋,心想来的还真是时候,虽没有带礼钱,但对于读书人出身的二舅来说,书不就是最好的礼物,二舅多年前就盼望看到外甥张三的作品早日问世。张三不失时机地捧出自己的书递给二舅:“二舅啊,外甥闯荡多年,虽没发什么财,但总算没给您丢脸,孩子终于出书了!孩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!”张三说着泪就下来了,满脑子浮现出儿时二舅教自己读书写字时的情景,同时二舅多年前的话在耳边响起:“小三儿啊,二舅哪天能看到你发表的文章,就死也瞑目了!”

二舅上过私塾,一辈子舞文弄墨也没舞出什么名堂,中了一辈子书毒,浑身都是遗憾;且又膝下无子,五个女儿一个也没有他的遗传基因。张三倒成了二舅的得意门生,受二舅的熏陶,张三从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,二舅常常引以为荣,因此二舅特别宠爱张三。18年过去了,张三终于做了一件让二舅扬眉吐气的事儿!

张三突然发现二舅接过书时的表情平淡漠然,随便瞄了一眼,翻都没翻,说了声“好啊,坐吧”就顺手把书搁在一旁的小凳上,又扭过头去与那个老头儿继续攀谈了。张三有点尴尬且大惑不解,一想又释然了:七十大寿这么令他兴奋的大事,二舅怎么一下子就消受不了!他一定是需要缓冲一下情绪!

这时,二姪进来说,人齐了开饭吧。面对满桌的酒菜,二舅站起来开始介绍客人:“这是大门婿孔聪,县政府督办科科长,有谁用得着这孩子的,只管找他去!”“这是三门婿狗蛋儿,永远商行的头儿,弄理不瓢,这几年发财了!”“这个是二闺女身边的小伟,开出租车哩,一年到头儿也不少弄钱。”二舅从角落里,揪出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年人:“我说你这个小伙五啊,今天喜庆,姥爷也不想多说了你,既然你那件事已经摆平了,出来了以后就小点心儿,别再捅娄子了,人生路上几个跟头不算啥,年轻人有本儿,官帽虽没了,钱还在。有东山再起的时候!”

张三心里激动起来,马上就要轮到介绍他了,他开始迅速思考着措辞和神态以配合二舅的隆重推介。张三心想,他是二舅多年来引以为荣的读书人,他将是今日最耀眼的明星。二舅把他放在最后介绍,一定有他的苦衷用心!

突然,二舅停止了介绍,端起酒杯,哈哈一笑说:“今天群贤毕至,蓬荜生辉,我高兴,来来来,大家先干三杯!”

张三一下子惊呆了,他望望二舅,二舅并不看他!看看其他人,没一个注意他的!张三突然产生了逃跑的想法,他下意识地向门口望去,竟看见院子里一个小媳妇抱孩子窝窝里夹着一个小孩儿,正撕他的小说集给小孩儿擦屁股!张三惊叫着奔了出去:“我的书,我的书啊!”

履痕处处

磨剪子嘞菜刀

路过一个小区门口,见一位老翁,坐在一把木凳上低头磨刀。刀具在磨石上来回滑动着,发出有节奏的“擦擦”声,几行浊水顺着磨石淌下。过了一会儿,老人用大拇指指腹轻抚一下刀刃,知道刀刃已足够锋利,就熟练地换下一把继续忙碌着。

老人身后,搁着一个木制方框,框子很精致,仿佛旧时代大户人家的雕栏花窗。里面放着斧头、锯子、钳子等物什,上面还挂着一个方形纸牌,写着磨菜刀、磨剪子、刨菜板、修刀把等字样,下面留有手机号码。

看着这个场景,记忆一下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。那时农村农活多;割小麦、收稻子、织布、做衣服,几乎全是手工,刀呀剪呀的用得特别多。每隔一段时间,大街小巷就会回荡起“磨剪子嘞菜刀——”的声音。磨刀者多为壮年或老年男子,挑一副旧而结实的竹制扁担,一头系着一把长条板凳,一头系一木头盒子或布包什么的,里面放着磨刀石、茶缸、绳子(固定磨刀石用)之类的东西。磨石、绳子、板凳一律油乎乎的,大概触摸的缘故。街坊邻居们纷纷把家里生锈或者钝化的刀具收拾出来,孩子们也趁机一哄而上,将磨刀老人团团围住,一边玩耍一边看热闹。一会儿工夫,锈迹斑斑的刀具就在磨刀人手中变得闪闪发亮。乡邻们接过来,一脸满足地笑了。

现在,随着各种先进刀具的出现,磨刀这门手艺越来越少见了。一些刀剪用不了多久,因为

刀把松动等原因被随意丢弃。旧物件有旧物件的好,里面藏着难以磨灭的印记,这是新物件替代不了的。

大喇叭开始广播了

有朋友去古镇游玩,发现那里的街道上竟装着有线广播。去的第一个晚上,朋友坐在一户人家的石墩上,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广播。广播里播的什么,没听出来,朋友说,那会儿,内心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那个陌生的小镇对他而言,不再是疏离和空落,而是满满的亲切和感动。朋友还说,如果广播里播的是路遥的《平凡世界》或《人生》,一定会更催人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很多农村都有高音喇叭,喇叭通常装在村支书家屋顶上或者村里的老槐树上。每当有重大新闻或通知之类,大喇叭嘹亮的声音都会响彻村庄每个角落。没什么大事发生时,早饭时分通常播放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之类的革命歌曲;到了晚饭时间,一些当年流行的小说或者评书《杨家将》等开始隆重登场。

那时候,大人们没有非看不可的热门电视剧,小孩子也没有非玩不可的游戏。村人们边听广播边南海北地聊,很多时光就在喇叭声和众人的说笑声中悄然流逝。

现在,人们的生活充斥了太多喧嚣,选秀、电视剧、各种广告,缺少了慢生活带来的从容感。每日回到家中,娱乐节目一个接一个,电视剧一集接一集,明知道这样很累也没多大收获,还是忍不住去看。是人心病了吗?

远去的钟声

回老家小住,偶遇一个刚大学毕业教过的学生。学生已青涩不再,跟老公在乡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一个家用电器维修铺,日子过得忙碌安稳。

学生脸上隐约有当年影子,如果大街上擦肩而过,是断然认不出来的。隔着20多年的光阴,好多往事瞬间苏醒。校园内悠扬的钟声,教室里乳白色的灯光,课堂上翻动桌椅的“乒乓”声,操场上追逐打闹的声音,还有长长的河堤、绿绿的草坡,还有看护学校大门的和蔼老头……那间低矮的小屋已经拆了吧?那栋住过的楼房也换了主人吧?公园里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每次回老家,总想着有机会顺道去看看年轻时记忆,但每次都是有借口没时间。所幸一些旧人旧事就藏在记忆深处,若隐若现。

那会儿学校没有严格意义的上下班之分。很多时候,带几本喜欢的书,到离家学校不远的河边。书读累了,就呆呆地看一湾河水兀自东流,或者躺在河坡上嗅闻青草散发的迷人气息。等校园里的悠扬钟声响起数遍后,知道该回去了,于是夹起书本,优哉游哉地踱进校园,敲钟老人家总是一脸和蔼笑容。敲完钟,返身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内,在书画的世界中流连忘返。老人一生就窝在一所学校里,跟老伴、跟书相相依偎,直到最后。

人生起起伏伏,记忆生生不息。春而夏,夏而秋,秋而冬,循环往复。大河上下,滔滔岁月,该随风而逝的不会存留,不该溜走的自会生根发芽。且留几许光阴兀自珍惜罢。



秋声(国画) 秦少甫

绿城杂俎

接力正能量

◆ 高玉成

最近有一篇报道,说一个刚上大学的姑娘骑车外出,不小心把路边停泊的一辆豪车刮了一下,便在车旁等候车主商量赔偿。一个多小时后车主回来,感动于姑娘的诚信和担当,免去了2000多元赔偿。

但事情还没有结束——车主所在的公司知道这件事后,董事长也深受感动,表示不仅不让姑娘赔偿,还要帮助姑娘完成学业,因为那位农村出来的姑娘,8000元学费还是从银行贷来的。

姑娘所在的学校知道这件事后,在全校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,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,并把诚信纳入教育管理,还决定对她实施表彰奖励。

把别人的车划伤,给别人赔偿,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事,为什么竟感动了这么多人,并引发这么多感人的故事,我想,大概是因为这个社会太需要诚信和担当精神了吧!很久以来,太多人做错了事,不是悄悄溜走,就是推卸责任,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,太让人失望了。前不久榆林发生的孕妇跳楼事件,医院推卸责任,家属推卸责任,谁都不敢担当,社会观感极差。现在,一个刚上大学的女孩子,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影响了社会,嘲笑了那些缺少诚信和担当精神的人,不禁让大家为之欢呼,为之点赞!

这同时也说明,人们对于纠正不正之风,是抱有信心的,希望通过对那位姑娘提供支持和帮助,接力和传播正能量,唤起大家的觉悟,共同创造一个诚信、友善、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的社会环境。

是的,正能量需要大家用行动接力和传递。那位姑娘把车划伤时,也不知该怎么办,她是想起高考前做的一道试题,讲述了一个学生不小心撞倒宝马,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,告知车主与自己联系后,才受到启发等候车主的。也就是说,那位姑娘是把别人的事迹转变成自己的具体行动后,才引发一系列感人故事的;而只有人们都把那位姑娘的事迹变成自己的具体行动,社会风气才能真正得到好转!

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,接力和传递正能量,也必然会成为正能量的拥有者和受益者。我们也许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希望工程那个“大眼睛”小姑娘苏明娟吧,她因为一张渴求读书的“大眼睛”照片,影响了无数人,也影响了她自己的一生。现在她虽然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却从没有停止过公益活动并为希望工程代言。而那位主动等待车主商量赔偿的姑娘,也必然会因为得到社会的认可,影响自己未来的成长;必然会因为接力和传递正能量,成为正能量的拥有者和受益者!

新书架

创业能赢的40堂白金课

◆ 汇智

经商之路,恶于在华山鸟道上独自攀援;创业之途,险于万马千军争过独木桥;成功之路,难于仗剑行走在鬼域之江湖。《中外名人企业家传奇》讲述了中外40位富豪、商海巨贾的创业历程与传奇人生,根据他们的个人特点或创业类型将他们分为:先后商类企业家、儒商型企业家、子承父业型企业家、超级推销员型企业家、专家型企业家、科技创新型企业家、个人奋斗型企业家、互联网类企业家和百折不挠型企业家。从扎克伯格到马云、马化腾,从乔布斯到任正非、李嘉诚,从韦尔奇到

宗庆后、香奈儿,40位各行业巨子群星闪耀。他们是在全力以赴,我们好多人只是在尽力而为。这些企业家从默默无闻到叱咤风云,有多少次跌倒就有多少次爬起,不登上成功的巅峰,誓不罢休。

品读各个类型企业家的创业经历,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,梳理他们的创业之路,可以使他们明确努力的目标,获得搏击商海的勇气,学得驾驭人生的智慧。该书在讲述中外名人企业家传奇的同时,展现了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优秀品质和美德,带给读者积极的影响和正能量。

人们把一腔愤怒笑得无影无踪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孕育创造着一方文化。多年后才知,以前,洛阳一带只有琴书,字少腔多,唱腔委婉细腻,节奏缓慢拖沓。约在清末民初,偃师县段湾村段炎等人前往南阳学艺,把南阳的“鼓儿词”与洛阳方言琴书相结合,逐渐形成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河洛大鼓,并涌现了段雁、胡南方、李禄、张天信、程文和、段界平、王小岳等一批知名艺人。其时,洛阳城乡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,莫过于洛阳曲剧,敢跟唱戏抗衡争夺观众的,只有说书。河洛大鼓,硬是从一统天下的洛阳曲剧那里,争得半壁江山。

河洛大鼓踏着清末洛阳琴书的余韵而来,在河洛大地上铿锵回响了一个世纪,承载着几代人悲欢离合的记忆。在寡淡如水的岁月里,渗进泥土融进血液的河洛大鼓,既是一曲古朴的恋歌,又是一曲苍凉的挽歌,像一贴敷在几代人创口的热毛巾,为那些被痛苦和磨难浸泡的民众带来一时的慰藉和陶然。

现在,文化生活丰富了,孩子们不再用像当年的我们,撒奸耍赖死磨硬缠从大人嘴里抠故事,逼得他们驴唇不对马嘴地瞎编了。电视、唱机里的大鼓书,在他们眼里已然古董一样隔世了,但老辈人听到那久违的曲调,却像是回到童年回到故乡遇到故人一样。韵还是那个韵,只是,当年那听书的场景、氛围、心情,再也不复有了。

乡音乡情

听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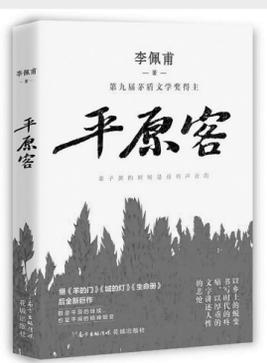
◆ 逯玉克

弦子拉得紧,鼓点敲得急,钢板打得脆,唱腔激越高亢,动作夸张逼真,听者无不屏息,起一身鸡皮疙瘩;开心处,妙语连珠,趣味横生,笑得人前俯后仰。

那次正值农闲,老牛在我们村说呼评弹打擂这段书,当说至力劈海青这个情节时唱到“么(土语:意为一)海青撕成俩海青”,场下哄然大笑。老牛不解,这个情节是解气,但并不可笑啊。有人指着不远处一人说,他就叫海青。众人笑得更欢了,老牛也笑了,即兴唱了句:那海青不是这海青,台下笑声如潮。打那以后,乡亲总拿那句唱词和海青打趣。

老牛的书太长,而我们小村又养不起许多日,只好和邻村联系着说,于是我们这些孩子便走火入魔般跟着老牛翻沟越坡,十天八日去南征北战,回来后也拾两块瓦片,一根筷子,抑扬顿挫来两句:“钢板不响是生了锈,眼没睁开是没睡透”,逗得大

连载



科大”,但它毕竟是省城的高等学府,是国家的重点大学。刘金鼎跟在谢之长的后边,晕儿叭叭的、转来转去的、走了差不多有三里多路的光景,才拐进了校园深处的一处平房院。谢之长擦了把汗,说:“就这儿。”

推开院门的时候,刘金鼎终于看到庄稼了。院子很大,院里有几块绿油油的麦田,麦子已抽穗了,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样子。一个小老头(也许并不老)正半跪在麦田里,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,一把小尺,嘴里念念叨叨的,正在测量着什么。旁边,还放着一把小锄。

对这个“老者”,刘金鼎也只是瞄了一眼,没有多想。然而,让刘金鼎惊讶的是,就在这儿,谢之长快步走到麦田边上,弯下身子,亲热地叫道:“舅,忙着呢?”

刘金鼎这时傻眼了。他看看谢之长,又看看那“老者”……那跪在麦田里的“老者”抬起头,看看谢之长,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刘金鼎,像是极力在回忆着什么。

六

四月十六日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日子里,刘金鼎见到了他生命中的大贵人。高考前,是刘金鼎情绪最低落的一段日子。虽然他一直很努力,但经过多次模拟测验,他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应届毕业的二百四十六名学生(加上复读生)中,一直排在百名之外。因此,同学们曾经给他起过一个绰号:“101”。这就是说,他离往年的“一本”录取线,至少还差二十多分。

他心里清楚,这是他人生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,如果考不上大学,他只有回去跟父亲种花了。一年忙到头,到年三十的晚上,洗一次澡。这是他想都不愿想的。如果考得好,也顶多是个“二本”,或上个“大专”什么的,说起来脸上无光。当然,还有个办法。但那是一个“窄门”,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的“窄门”。那就是不参加高考,直接“保送”上大学。他知道,班主任徐老师的儿子,学习成绩跟

他差不多,就是私下里通过关系,保送上大学的。

在这关键时刻,又是谢之长帮了他。他“保送”上大学,需要很多审批程序,教育部门层层都要盖章的。不仅要学校这边推荐,愿意接受的大学还要面试、笔试后审查通过。这一次,谢之长没有大包大揽,他说:“孩子,关口太多了。有难度。我跑跑试试。”

花匠刘全有蹲在地上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只是脸上苦。这些年,刘全有虽名声在外,却没有挣多少钱。

海川中学这边还好说。这些年,谢之长已经把“路”铺平了。可校方也留了个活口:学校可以推荐。但接收的大学,要学生家长自己去联系。这就是说,如果有大学愿意接收,学校不卡你。如果没有大学主动要你,海川中学不会公开地张榜推荐。这也是不公开的秘密,是怕学生们知道了,给学校惹麻烦。

“花客”谢之长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神通。半月后,也就是四月十六日,谢之长跑到学校把刘金鼎叫出来,说:“走,跟我到

省城去一趟。”金鼎问:“去哪儿呀?”谢之长说:“‘农科大’。我都说好了,去跟校长见个面。”刘金鼎有些迟疑,费了这么多事,就上个“农业科技大学”?谢之长说:“孩子呀,我头都磕遍了,才找了这么一个愿意接收的这儿。这可是一本哪!出来就是国家干部了。”

看刘金鼎犹犹豫豫的。谢之长说:“孩子,就这吧。你也别挑了。我知道,你想去北京上。我都打听过了,别说是北大、清华了,就是北理工,没有个三二十万的,你连面儿都见不上。”

那天,刘金鼎跟着谢之长,是坐火车到省城去的。

这也是刘金鼎第一次进大学的门。“农科大”实在是太大了,似乎比县城还要大,红色的楼房一座挨一座,路是弧形的,走着走着就迷路了,也不知转到哪里去了。尤其是图书馆,建得高大雄伟,像迷宫一样,到处都是拱门和台阶,一阶一阶的,好像要到天上去读书。林荫道两旁是高大的法桐,树枝已搭成了拱形的凉棚。校园里到处都是蕨蕨

和一个老农民没有多大差别的农大校长(后来才知道,那时,他其实是副校长),家里是那么干净。干净得让人惊讶!处处都擦得发着亮光,一尘不染。由此,不由地叫人想问:这家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主人呢?

当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时,校长突然沉下脸来,说:“之长,老家来人,是不准带礼物的。你不知道么?”

谢之长忙说:“知道。外甥看舅,咋也不能空着手啊。”

校长说:“那也不行。你还是提走吧。”

谢之长陪着小心说:“这么远的路,拿都拿来了。下不为例。”

校长摆了一下手,说:“不行。必须带走。”

此时,刘金鼎的心一下子吊起来了。脸,先的就红了。人家不收礼。他觉得这一次,事儿怕是要“吹”了。看来,“谢大嘴”也有栽跟头的时候。刘金鼎半勾着头,怯怯地打量着校长,生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。